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黃金世界  
第五回 破鏡忽重圓無限悲歡成一哭 寶山盡空人且留身命問當歸

恰好十號、十一號頭等房艙的搭客已在倫敦上岸，尚是空房，懷祖同張氏便住了十一號、讓十號給陳氏住。正同圖南父子做了貼鄰，天天聽他們的雄辯高談，見他們的豪情勝慨，不覺十分傾倒。陳氏這時早脫盡了怯生生羞答答的女兒常度。建威聽三人對談，偶操英語，多帶北音，有時又說廣東土白，情知是中國人了。也是有心，便展問姓名，各談衷曲。圖南聽陳氏講到受傷落海的情形，只是搖頭歎氣。去非追想當初，撲簌簌眼中落淚。陳氏聽到脫離苦海，父子重逢，代人歡喜，便替自己憂愁，情不自禁，放聲長號，驚動了同船諸人，都來查問消息。建威、懷祖一面敷衍張氏，一面也把陳氏勸住。鈴聲一響，同上飯廳。

晚餐既罷，相約到甲板散步。其時正在上弦，彎彎月子，湧上天空，在這萬里混茫，渺無歸墟的所在，又遇了晚風乍靜，一波不驚，分外的皎潔空明，沁人肺腑。大眾倚定船舷，喝采不止。只剩建威同了懷祖，靠在藤椅上講那抵約的新聞。

懷祖問道：「弟在倫敦遊學，於抵制禁約的情事聞見無多，不敢輕贊一辭，在兄高見，究是如何？」建威道：「就禁約一面說，知病所在，始可以奏功，不知病之所在，雜藥亂投，標未愈將本益傷，思之已可寒心。就抵制一面說，能從我之所以對待人，與人之所以對待我者，徹始徹終，籌劃到萬妥萬善，始制人不為人制。不然，任你火一般熱的心，水一般沸的血，等到害人自害的時候，終究瓦解冰消。小弟懷此兩疑，愁此兩端，所以不憚跋涉，要尋內地的同胞，重與細論。倘然破除成見，從要害處根究，不從枝葉上搜尋，從此得了法律上自護的權利，才算爭回國體，才算替十萬僑氓造無上的幸福哩。」懷祖歎道：「小弟去國已久，人情風俗，不知有無變更。」建威道：「兄台幾時到地英京？」懷祖停了一停，才道：「不過兩年餘。」建威笑道：「也不算久。請問兄台既籍北京，尊府在那一條衙門？」懷祖支吾道：「在東華門內。」建威起身執手道：「東華門內，非臣子所得居，兄台行藏，弟與圖南兄蓄疑數日，見兄藏頭藏尾，不敢輕易動問，但弟決非歹人，兄台盡可釋疑，願請明以告我。」懷祖慨然道：「弟之隱性所以不肯宣露者，為外人之屬垣耳。兄等忝同鄉土，又都有豪人俠客的胸襟，遲早決當相告。既兄諄諄下問，請回房閉戶，借筆對談罷。」

建威招手，把圖南、去非邀到一艙，懷祖另點一隻洋燭，在衣袋取出鉛筆，隨寫隨燒，不留一角。建威面有喜色。圖南亦默默無言。半晌，建威接過紙筆，寫了十幾句，給懷祖及圖南父子看過，也就燭燒燬滅跡。四人相視而笑，一會各自分散。

明早，建威因感寒不能出房，閉門靜養。日中時，忽聽有人敲門，忽忙開看，正是陳氏。先道了好，才說：「我剛想起一件事，去找圖南先生，恰未在房，不得已驚動長者。請問先生，此船開行時，有無華工附船返國？」建威道：「三等艙中，卻有三數十人，但華工聚處，是在舊金山，紐約並不甚多，大嫂可是疑尊夫或從古巴逃到紐約搭輪，想去查問麼？」陳氏點頭道是。建威道：「若從古巴回國，打紐約走也是捷徑。」

陳氏一聽，直踮起身，便往三等艙去。恰巧懷祖來問建威的病，知陳氏在此才走。歎謂建威道：「此女既饒俠氣，愛情又十分真摯，聞之拙荆，彼嘗自言出身風塵。古人謂體泉無源，芝草無根，以此女例之，真非虛語哩。」正嗟歎時，只聽陳氏的哭聲，張氏的勸聲，從對房嚷到這邊，懷祖料定決無消息，趕到房，婉轉警解了良久，才得停止。

又過了一夜，建威本無大病，晚上得些微汗，霍然已愈。

幾個人依舊聚在一處談天說地，論古道今，不知不覺，到了新加坡。卸貨下貨，泊了六天，到第七天上開船，前兩句鐘，陳氏一人在艙面來回散步，領略四圍山色，忽見一人戴頂草帽，拖雙橡皮鞋，一身雪紡衫褲，左手挾傘，肩上搨只大皮包，右手執定皮帶，臉黃微麻，約略三十七八年紀。

陳氏道：「咦！你怎麼在這裡？」那人聽有人招呼，抬頭見是一個貴女，先還不敢答應，仔細一認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咦！

你不曾死呵！怎麼在這裡？」陳氏笑道：「我怎麼得死？」那人道：「你不是朱大嫂麼？怎麼得不死，倒又改了裝，像是西洋貴官的夫人。」陳氏道：「胡三麻子，且不消說閒話，請問我丈夫是生是死，現在何處？」三麻子拍手笑道：「好叫大嫂歡喜，又叫夫人憂愁，遠在天邊，近在眼前。」忽又拍手哈哈大笑道：「咦！咦！這是誰呵？」陳氏定睛一看，原來不是別人，正是丈夫阿金，已從舢板渡上船來。喜得痛淚直下，顧不得有人無人，疾忙上前執手問好。阿金出其不意，嚇得縮手倒退。三麻子又拍手笑道：「咦！這位夫人說先前同你有愛情的，怎麼你不認得，莫非假冒不成？」阿金越發摸不著頭路，只是呆呆地不言不語。陳氏怒視三麻子道：「不要胡說白道的嘔人。」又揮淚上前，執了阿金的手道：「別了這幾年，怎麼連自己妻子都不認得了。」阿金糊裡糊塗問了一句道：「你莫非是鬼麼？」三麻子笑得跌足道：「太陽照在當頂，怎會白日見鬼？可是一樣，我要問這位夫人討些謝儀呢。」

阿金果真望了一望太陽，也是仔細一認，不覺失聲道：「咦！你不曾死呵！怎麼改了裝，像是西洋貴官的夫人呵！」

陳氏泣道：「我得救不死，因到學堂讀書，所以改了裝，並不曾另嫁呵。」阿金側耳一一聽明，顧不得有人無人，執手抱頭痛哭叫苦，陳氏也淚如紅雨，酸酸的只在眼角流滾。三麻子在旁邊看兩人的情景，只是拍手嘻笑。

頓時轟動合船人，挨挨擠擠，重重疊疊，把三人圍住。茶房水手不知就裡，為礙了他們展動，一味價吃來喝去。虧得懷祖從人叢中擠進，匆匆略問了幾句，便引三人出圍，招呼眾人道：「這兩位是夫婦重逢，並不別故，請諸位讓一讓路。」剛出得圍，恰遇建威，懷祖忙指他看道：「這位朱大哥，正是小弟同宗，自然要與大嫂同房，請將船票給我去換，建威兄，你便領他們下艙罷。」三麻子見了，早自到三等艙去。

阿金驟見兩位鉅商貴介模樣齊整的人物，越發不知所措，跟定陳氏，隨建威進了頭等艙，看的人還有許多隨在背後，打算來聽新聞。陳氏引阿金同進十號房間，關上房門，聽眾人漸漸散開，才引阿金出房。

此時懷祖早將船票換好，在門外老等，便遞將過去，陳氏接了，放在袋裡，才與懷祖、建威道謝。又見了圖南父子，圖南一手捋須，一手執了阿金的手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大哥！你還不知老夫現身說法，常勸大嫂寬懷自解，大嫂只是不聽，朝夕以淚洗面，今日如何？可惜老夫年老健忘，九宮譜又不曾帶在篋中，不然大哥的夫婦重逢，老夫的父子重逢，合填一出《雙杯圓》，倒是翻新出奇，絕妙排場哩。」

正想動問細情，聽鈴聲已是飯時。阿金卻對陳氏道：「怪刺刺的，我不到飯廳。」陳氏道：「幾個人一路走怕什麼？」

阿金一定不肯，陳氏對懷祖等道：「諸位請便，我們便在房飲食了。」阿金道：「我不，我要找胡大哥去吃。我同他一塊兒出古巴，一塊兒回中國，哪一件不靠了他？這會兒丟他一人在三等艙，我倒有點過意不去。」懷祖點點頭道：「大哥倒是情重的。」陳氏道：「夫婦之間，甘苦相同，我便陪你也進三等艙吃去。」建威失笑道：「你們都說的呆話，各艙食物扣著人數，那有多餘留備你們去吃的。耽擱已久了，快到飯廳，等吃完了，我陪朱大哥到三等艙找胡大哥說話去。」

不由分說，拉了阿金幾個人，同到飯廳，別人已吃到一半了。建威同諸人就座，看阿金拘拘束束，代點幾樣菜。阿金匆匆吃完，急急離開，建威便陪他走。懷祖道：「我也同去。」

圖南道：「你們不便獨偏了我。」

當下阿金在前，諸人在後，都下三等艙來。三麻子拍手笑道：「好了！你朝也妻呵，晚也妻呵，如今真給你哭活了。只是累得我一年多沒好睡。如今你是快活了，我倒靜了。」懷祖道：「且請問胡大哥，怎樣同我們大哥在一處的？」三麻子道：

「這位是誰？」陳氏代答道：「是我們隔房的長兄。」三麻子才道：「你們看我嘻皮笑臉，像是只知歡樂，不知憂愁，豈知我心裡的冤苦，正也無從伸訴呢。大嫂！我不是當的小工頭麼？」

路上情形，大哥想告訴過了。其實那天我是受傷發暈，林子裡得了涼氣，一周時後居然醒過來。背上疼痛，錐心徹骨，用手摸一摸，已經醱酵，自知不至傷命。勉強掙扎起來，看身邊倒個死屍，正是同類。我既有口氣，不成便讓他做野狗嘴裡的食，就揀跟粗硬的樹枝，折下來代鋤頭，挖土埋葬，不想卻是稀泥。

我便俯身把來敷在背上，隨挖隨換，等到掘好坑，埋下死屍，覺背上痛已定了許多。自想少吃沒喝，總是死數，不如出林去碰碰。那時天色已黑。辯不出東西南北，無奈又在林內躲了一夜。這夜裡思家怨別，不知落了多少淚，提起來還是傷心。」

去非聽三麻子帶著哭聲，忙勸道：「胡大哥，雖說是創巨痛深，同死的比起來，還勝一籌，此時不必傷心了。」三麻子謝了，又道：「挨到天明，不敢上山，只在地亂闖，模模糊糊，不知走下多少路，才見十幾家平房，臨水依林，水邊一排椅子，只有一個老者，銜枝煙管，坐在椅上吃煙。乍見我面，吃驚問道：「你是中國人麼？怎樣走到此處？又怎麼這般狼狽？」

我便是長是短，一一說出。

「老者道：『我是中國人，到此兩代。此村周圍，都是我的兄弟子姪。你既背創未愈，且在這裡養傷，』引我入門，格外收拾一房，備好牀帳，令我安居。我便衣之、食之、醫藥之，一住半月，傷痕全愈。至今提起來，還感念他哩。那時老者便薦我在近處工廠去做工頭，半年後薄薄有些積蓄，想同老者商量自己做些生意。也是合當湊巧，那夜月色極佳，我捨不得就睡，出門散步，已是三更後了。忽見草堆裡閃閃爍爍，似有人影，還疑是賊，掩上待捕，倒把我嚇了一跳。諸位試猜是誰？」

便是朱大哥了。

「當時大哥不認得是我，跪地哀求饒他性命。我趕緊說明，問他緣故，才知大哥為受不住又饑又渴，蠻針蠻打的苦楚，上夜在工次逃走，一日夜不曾歇腳。我便悄悄引到自己房中，宿了一夜。打天明，又悄悄送至老者處，懇其暫時收留。承他情，就留在家裡工作。又過了半年，我開店的心越發盛了，才辭了老者，回到波那和來，大哥就在店內管賬。」